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　　宋　歐陽修　撰

集古録跋尾第十

瘞鶴銘歲月未詳　瘞鶴銘黄庭遺教經雖傳自晉而公疑唐人所書故附此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真逸撰刻於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沒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

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今不敢遂以為況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右集本

又

右在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止世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獨若此之多也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放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

不知何人書也或云華陽真逸是顧況道號銘其所作也右真蹟

黄庭經永和十二年

右黄庭經一篇晉永和中刻石世傳王羲之書書雖可喜而筆法非羲之所為黄庭經者魏晉時道士養生之書也今道藏别有三十六章者名曰内景而謂此一篇為外景又分為上中下三部者皆非也蓋内景者乃此一篇之義疏爾流俗又有一篇名曰中景者尤為繁雜

鄙俚之所傳也余嘗患世人不識其真多以内景三十六章為本經因取永和刻石一篇為之注解余非學異說者哀世人之惑於繆妄爾　右真蹟

又

今道藏别有三十六章曰黄庭内景而謂此一篇者為外景又有分為上中下三部者流俗所行又别有中景者皆非也所謂内景者乃此經之義疏爾中景一篇尤為繁雜葢妄人之所作也此本晉永和中刻石文字時

亦脱繆然比今世俗所傳頗為精也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黄庭别本一作刻續得之京師書肆不知此石刻在何處其字畫頗類顔魯公甚可愛而不完更俟求訪以足之治平丁未閏月三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又

右黄庭經二篇皆不著書人姓名余初得後本已愛其字不俗遂録之既而又得前本於殿中丞裴造造好古

君子也自言家藏此本數世矣與其藏於家不若附見余之集錄可以傳之不朽也余因以舊本較其優劣而並存之使覽者得以自擇焉世傳王羲之嘗寫黃庭經此豈其遺法歟 右集本

遺教經

右遺教經相傳云羲之之書偽也蓋唐世寫經手所書 集本有爾字 唐時佛書今在者大抵書體皆類此第其精麤不同爾近有得唐人所書經題其一云薛稷一云僧行敦

書者皆與二人他所書不類而與此頗同即知寫經手所書也然其字亦可愛故錄之益今士大夫筆畫能髣髴乎此者鮮矣右真蹟

小字道德經開元二十七年

右小字八分道德經不著書人名氏亦不知其所自來或云在明州其石今亡矣問令藏書之家皆云未嘗見也其字畫精妙見者多疑為明皇書而知非者以其有首但題御注而不云御書也右真蹟集本字

唐人臨帖

右唐人所臨諸家法帖一卷其前數帖類真卿所書蓋其筆畫精勁他人未易臻此按唐書言褚無量嘗請以當時所藏奇書名畫命宰相以下跋尾而玄宗不許此乃有宋璟等列名于後又頗多訛繆豈後人妄增加之也然要為可翫何必窮較其真偽今流俗所傳鍾王遺迹多不同然時時各有所得故雖小小傳冩失真不害為佳物由是悉取前後所得諸家法帖分入集錄蓋以

資博覽云 右集本

小字法帖 此下皆跋法帖蓋模本也故類於唐人臨帖之後

右小字法帖者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以官法帖私自模刻於家為别本以行於世余因分以為類散入集錄諸袟而程邈衛夫人鍾繇王廙宋儋皆以小字為一類於此余嘗辨鍾繇賀捷表為非真而此帖字畫筆法皆不同傳模不能不失本體以此真偽尤為難辨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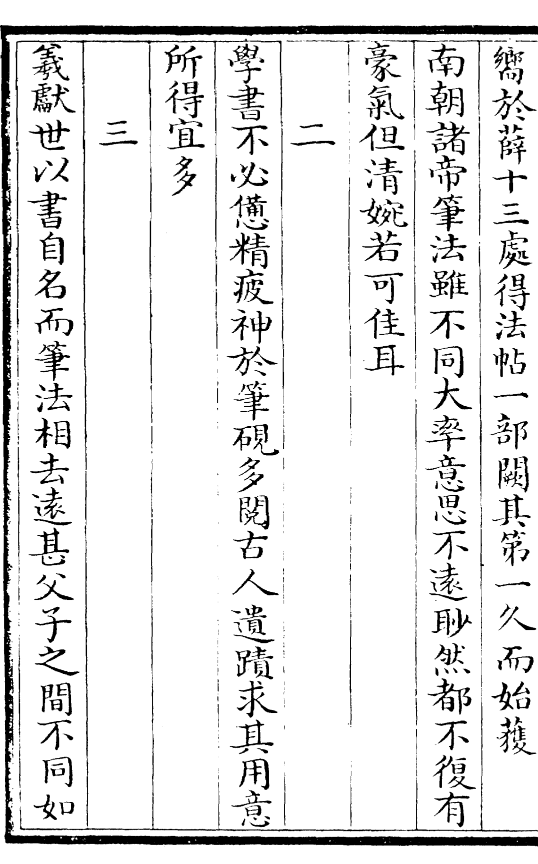
近時有尚書郎潘師旦者竊取官法帖中數十帖别自刻石以遺人而傳寫字多轉失然亦時有可佳者因又擇其可錄者分為十餘卷以入集目聊為一時之翫爾其小字尤精故錄於此右集本

十八家法帖

右世傳十八帖者實二十五帖葢書者十八家爾而流俗又自集本無此字有羲之十八帖然皆出於官法帖也太

宗皇帝時嘗遣使者天下購募前賢真蹟集以為法帖十卷鏤板而藏之每有大臣進登二府者則賜以一本其後不賜或傳板本在御書院往時禁中火災板被焚遂不復賜或云板今在但不賜爾故人間尤以官法帖為難得此十八家者蓋官法帖之尤精者也余得自薛公期云是家藏舊本頗真今世人所有皆轉相傳模者也右真蹟

雜法帖六



嚮於薛十三處得法帖一部闕其第一久而始獲

南朝諸帝筆法雖不同大率意思不遠聊然都不復有

豪氣但清婉若可佳耳

二

學書不必憊精疲神於筆硯多閱古人遺蹟求其用意

所得宜多

三

羲獻世以書自名而筆法相去遠甚父子之間不同如

此然皆有足喜也

四

吾有集古錄一千卷晚又得此法帖歸老之計足矣寓心於此其樂可涯嘉祐壬寅大雩攝事致齋閤題

五

古今事異一時人語亦多不同傳模之際又多轉失時有難識處惟當以意求之爾嘉祐七年大饗明堂致齋于中書東閤偶題

六

老年病目不能讀書又艱於執筆惟此與集古錄可以把玩而不欲屢閲者留為歸頼銷日之樂也蓋物維不足然後其樂無窮使其力至於勞則有時而厭爾然内樂猶有待於外物則退之所謂著山林與著城郭何異宜為有道者所笑也熈寧辛亥清心堂書右見綿本拾遺二十三卷

懐州孔子廟記後魏太和中誤寘於此

右宣尼廟記文辭事實皆不足采其書亦非佳獨其字

畫多異故特錄之以備博覽（右見綿本拾遺）

景福遺文

余在夷陵時得之民家見當時縣有驅使官衙直典然云米（一作來）不（闕）者莫詳其語嘉祐七年五月二十六日

右見綿本別集二十二卷

浮槎寺八紀詩

右浮槎寺八紀詩者自云鴈門釋僧皎字廣明作（集本無此字）詩雖非工而所載事蹟皆圖經所無可以資博覽浮

槎山在今廬州愼縣其上有泉其味與無錫惠山水相上下而鴻漸茶經及張又新等水記皆不載嘉祐中李留後端愿守廬州以其水遺余因為之記其事余甚愛山泉而浮槎水特佳頗怪前世遺而不録及得僧皎紀浮槎八事亦無之乃知物之晦顯有時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福州永泰縣無名篆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世俗多傳以為僊篆

太常博士黄孝立閩人也甞為余言其山無名上多頑石無復鐫刻之蹟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如車輪循環莫知其首尾又言孝立甞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焚香拜金書字號為天篆者正類此然不能曉也今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知其是非也右真蹟

又

右在福州永泰縣觀音院後山上太常博士黄孝立閩人也為余説曰山無名而甚高峻石皆頑無復鐫刻之迹如人以手指畫泥而成文文隨圓石之形環布之又曰孝立嘗至廣州見南蕃人以夷法事天日夕拜金書字圖號天篆者視其字與此篆正同然不能考也今世人亦有以道家之言譯之者曰勤道守三一中有不死術亦莫得而詳焉右集本

謝仙火

右謝仙火字在今岳州華容縣廢玉真宮柱上倒書而刻之不知何人書也傳云大中祥符中玉真宮為天火所焚惟留一柱有此字好事者遂模于石慶歷中衡山女子號何僊姑者絕粒輕身人皆以為僊也有以此字問之者輒曰謝僊者靁部中鬼也夫婦皆長三尺其色如玉掌行火於世間後有聞其說者於道藏中檢之云實有謝僊名字主行火而餘說則無之由是益以僊姑為真僊矣近見衡州奏云僊姑死矣都無神異容有自

衡來者云僊姑晚年羸瘦面皮皺黒第一衰媼也嚮時蘇州有一丐者卧道中相傳云是得僊者也自天聖中余已聞之後二十餘年尚在其人姓沈舉世皆傳為沈卧僊云卧而飲食不漏州縣吏屢使人監守或潛伺察之皆實卧而不起亦不漏遂相傳以為神既而亦以病死雖素信惑其事喜為之稱説者亦不云死時有異也斯二人者皆今世人以為僊者如此故并載之_{右集本}

張龍公碑乾寧元年

右張龍公碑趙耕撰云君諱路斯潁上百社人也隋初明經登第景龍中為宣城令夫人關州石氏生九子公罷令歸每夕出自戌至丑歸常體冷且濕石氏異而詢之公曰吾龍也蓼人鄭祥遠亦龍也騎白牛據吾池自謂鄭公池吾屢與戰未勝明日取決可令吾子挾弓矢射之繫鬛以青綃者鄭也絳綃者吾也子遂射中青綃鄭怒東北去投合肥西山死今龍穴山是也由是公與九子俱復為龍亦可謂怪矣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

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右集本

又

龍公之事怪哉余嘗以事至百社村過其祠下見其林樹陰蔚池水窈然誠異物之所託歲時禱雨屢獲其應汝陰人尤以為神也右真蹟

周伯著碑

右周伯著碑者在今宿州出於近歲益官部春夫開汴

渠於泥沙中掘得之其文字古怪而磨滅無首尾了不可讀伯著不知為何人其僅可見者云渤海君玄孫季景長子也其事蹟不可考文辭莫曉而字畫不工徒以其古怪而錄之此誠好古之弊也治平元年七月三十日書 右真蹟

衛秀書梁思楚碑 上元元年

秀筆工之善模者也其自謂集書信矣無足多取也書譬君子皆學乎聖人而其所施為未必同也 右集本

裴夫人誌　天寶四年

右裴夫人誌辭翰蕭洒固多清思惜乎不見其名氏石在長安之萬年矮槐文亦佳在亳州法相寺二者皆後得故續附于此熙寧二年六月二十有八日青州山齋書

右見綿本拾遺

五代時人署字

右五代時帝王將相等署字合一卷前人遺蹟往往因人家告身莊宅券契故後世傳之猶在此署字乃北京

人家好事者類而模傳之爾右集本

楊凝式題名李西臺詩附

右楊凝式題名并李西臺詩附自唐亡道喪四海困於兵戎及聖宋興天下復歸於治蓋百有五十餘年而五代之際有楊少師建隆以集本改已後稱李西臺二人者筆法不同而書名皆為一時之絕故並錄于此右真蹟

徐鉉雙溪院記

右雙溪院記徐鉉書鉉與其弟鍇皆能八分小篆而筆

法頗少力其在江南皆以文翰知名號二徐為學者所宗葢五代干戈之亂儒學道喪而二君能自奮然為當時名臣而中國既苦於兵四方僭偽割裂皆褊迫擾攘不暇獨江南粗有文物而二君者優遊其間及宋興違命侯來朝二徐得為王臣中朝人士皆傾慕其風采葢亦有以過人者故特錄其書爾若小篆則與鉉同時有王文秉者其筆甚精勁然其人無足稱二字集本作所聞也治平元年上元日書右真蹟

王文秉小篆千字文

紫陽石磬銘附

右小篆千字文者江南人王文秉書其後題云大唐庚申歲者建隆元年也偽唐李煜自周師取淮南畫江為界以稱臣遂削去年號奉周正朔然世宗特許其稱帝故文秉猶稱唐而不書年號直云庚申歲也文秉在江南篆書遠過徐鉉而鉉以文學名重當時文秉人罕知者學者皆云鉉筆雖未工而有字學一點一畫皆有法也文秉所書獨余集錄屢得之此本得於太學楊南仲

紫陽石磬銘者張猷撰亦文秉書也右集本

王文秉紫陽石磬銘

右紫陽石磬銘余獨錄於此而不附他書者文秉之書罕見於今也小篆自李陽冰後未見工者文秉江南人其字畫之精遠過徐鉉而中朝之士不知文秉但稱徐常侍者鉉以文章有重名於當時故也歲在辛酉晉天福六年李昪之昪元五年也五代干戈之際士之藝有至於斯者太平之世學者可不勉哉右見綿本拾遺

郭忠恕小字說文字源

右小字說文字源郭忠恕書忠恕者（集本有五代漢周之際為湘陰公從事十二字）及事皇朝其事見實錄頗奇怪世人但知小篆而不知其楷法尤精然其楷字亦不見刻石者蓋惟有此耳故尤可惜也五代干戈之際學校廢是謂（集本作為）君子道消之時然猶有如忠恕者國家為國百年天下無事儒學盛矣獨於字書忽廢幾於中絕令求如忠恕小楷不可得也故余每與君謨歎息於此也石在徐州（集本無此）

四字嘉祐八年十二月廿日書右真蹟

郭忠恕書陰符經

右陰符經郭忠恕書篆法自唐李陽冰後未有臻於斯者近時頗有學者曾未得其髣髴也實錄言忠恕死時甚怪豈亦異人乎其楷書尤精也嘉祐六年九月十五日宴後歇泊假閒覽因題右真蹟

太清石集本作西闕題名

余自至亳始得悉閱太清之碑其佳者皆集本作悉已入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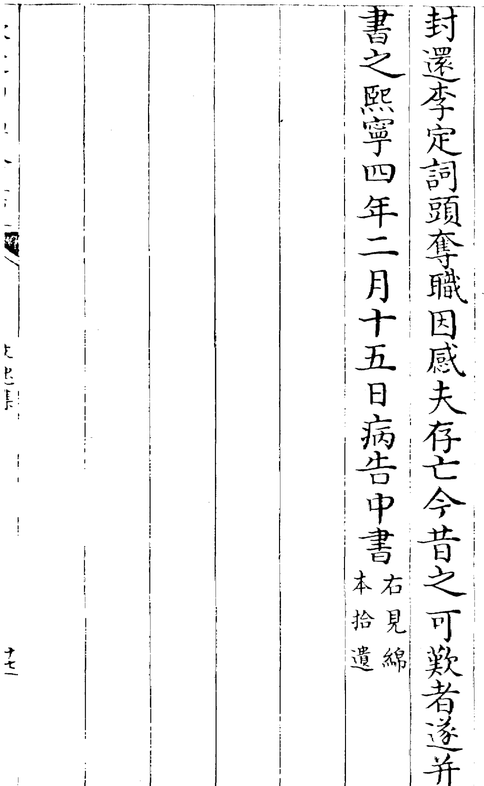
集古錄矣乃知余之集錄所得多矣惟兩石闕題名集本無二字未有今集本無此字續錄于此熙寧元年二月十九日書右真蹟

太清東闕題名

熙寧元年二月十八日余率僚屬謁太清諸殿裴回兩闕之下周視八檜之異窺九井禹步之奇酌其水以烹茶而歸十九日書右見綿本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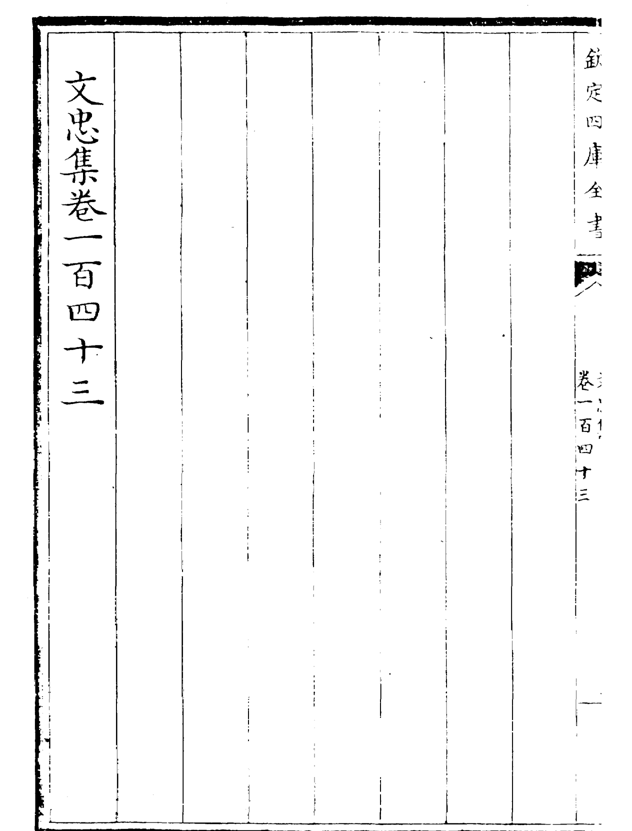
賽陽山文太和九年誤寘于此

右跋尾者六人皆知名士也時余在翰林以孟饗致齋唐書局中六人者相與歓弃歡然終日而去蓋一時之盛集也明年夏鄭幾聖俞卒又九年而原甫長文卒自嘉祐巳亥至今熙寧辛亥一紀之間亡者四存者三而擇之遭酷吏以罪廢景仁亦以言事得罪獨余頑然蒙上保全貪冒寵榮不知休止然筋骸憊矣尚此勉強而交遊零落無復情悰其盛衰之際可以悲夫是時同修書者七人今亡者五宋子京王景彝呂縉叔劉仲更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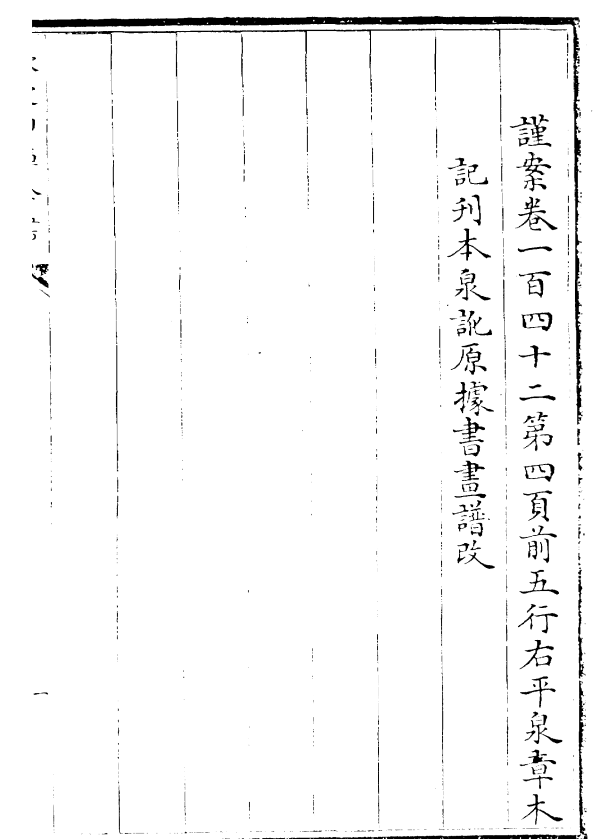


聖俞也存者二余與次道爾次道去年為知制誥亦以封還李定詞頭奪職因感夫存亡今昔之可歎者遂并書之熙寧四年二月十五日病告中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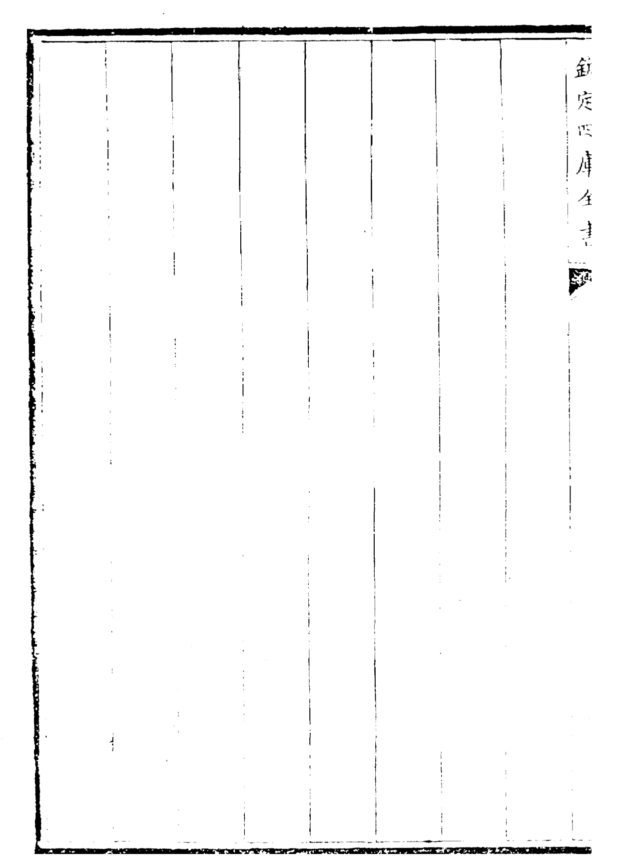
右見綿本拾遺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三



謹案卷一百四十二第四頁前五行右平泉章木記刊本泉訛原據書畫譜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貢生臣張賦京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四十五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陳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宋　歐陽脩　撰

書簡第一

與韓忠獻王稚圭　慶歷二年

脩頓首再拜啓仲秋漸涼伏惟觀察大尉尊候動止萬福脩至愚極陋不足以獻思慮於聰明至於脩記以問起居則當大君子憂國之時又非宜輒一作以干視聽是以書牘之禮曠絶一作而逾年然而千里之外威譽之聲

日至京師如在旦日可以見作鎮方面懾動羌戎撫循之間優有餘裕此脩不勝西首企望拳拳之誠私自為慰者也伏念脩材薄力弱不堪世用徒能少一無以文此字字之樂為事而國家久安於無為儒學之士莫知形容幸今剪除叛羌開拓西域紀功耀德茲也為時惟俟凱歌東來函馘獻廟執筆吮墨作為詩頌以述大賢之功業以揚聖宋之威靈雖曰懦焉亦區區之鄙志也謹奉手啟咨問伏惟俯賜鑒察謹啟八月日太子中允集賢

校理歐陽脩啟上

又 慶歷五年

其頓首啟冬序極寒不審資政諫議尊候動止何若昨者偶趨府下過煩主禮自到郡踰月尚稽候問豈勝愧悚其孤拙多累蒙朝廷保全之恩得此郡地僻事簡飲食之物奉親頗便終日尸禄未知論報之方用此不遑爾瞻望盛府數程之近時得通訊下執謹因請絹人行附此以道萬一新歲甫邇伏乞為國自重下情禱詠之

至

又 同前

某頓首啟近因州吏詣府請絹曾拜狀急足至時辱手書為誨伏審履此凝寒台候萬福豈勝慰忭之誠某此藏拙幸今歲淮甸大雪來春二麥有望若人不為盜而郡素無事何幸如之惟尸禄端居未能報國此為愧爾瞻望旌旆惟願為國自重以副禱頌

又 慶歷六年

某再拜啓山州窮絶乏水泉昨夏秋之初偶得一泉於州城之西南豐山之谷中水味甘冷因愛其山勢回抱構小亭於泉側又理其傍爲教塲時集州兵弓手閲其習射以警饑年之盜間亦與郡官宴集於其中方惜此幽致思得佳木美草植之忽辱寵示芍藥十種豈勝欣荷山民雖陋亦喜遨遊今春寒食見州人靚粧盛服但於城上巡行便爲春遊自此得與郡人共樂實出厚賜也愧刻愧刻

又同前

某頓首啟季冬極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某幸守僻陋咫尺大府常闕脩問左右然幸尸禄奉親職事日益簡少養拙自便遂成習性但時自警而已冬深少雪氣候已春和伏惟為國自重以副瞻頌之誠

又　同前

某啟近急足還嘗略拜問歲暮晴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本州張推官欲造門下此人涖官廉善謹守其職亦可自了恐不見多年要知本官行止謹此

拜聞

又 慶歷八年

某頊首仲春下旬到郡頑職踈簡之性久習安閒當此孔道動須勉彊但日詢故老去思之言遵範遺政謹守而已其餘廨舍城池數世之利無復增脩完小小斯不敢廢壞爾今年蝗蝻稍稍生長二麥雖豐雨損其半民間極不易猶賴盜賊不作伏恐要知鋋鋋之才已難開展又值罷絕回易諸事裁損日憂不濟此尤苦爾南北

遼遠音信難頻輒此忉忉以煩視聽懇悚懇悚

又　皇祐元年

某頓首啓自去春初到維揚嘗因蔡中孚人行奉狀自後區區不覺踰歲即日春暄不審尊候動止何似某昨以目疾為苦因少私便求得汝陰仲春初旬已趨官所廣陵嘗得明公鎮撫民俗去思未遠幸遵遺矩莫敢有踰獨平山堂占勝蜀岡江南諸山一目千里以至大明井瓊花二亭此三者拾公之遺以繼盛美爾大明井曰美泉亭瓊

花日無雙亭汝陰西湖天下勝絶養愚自便誠得其宜然尸祿苟安何以報國感愧感愧邊防之事動繫安危伏惟經略之餘為國自重

又 皇祐二年

某頓首啟冬寒伏惟台候萬福修前在潁曾一拜狀尋以移守南都苦於當道頗闕修問徒切瞻思專使枉道手書為賜佩服感慰何可勝言北俗蒙惠邊防有條宜歸大用以及天下不勝禱望之至謹奉狀叙謝

又 皇祐二年

脩啟辱示諭邉備有倫此已得之傳者久矣閱古事蹟尤見大君子之用心動必有益於人也處製記文並孔子廟嶽廟等記並於杜公處竊覽已獲祕傳然私怪明公見遺獨不見寄謂於庸鄙有所惜者何邪見索亂道敢不勉彊苟得附方尺之木於梁楝間寓名諸公之後為幸多矣所恨文字汙公好屋爾前在潁承示碑文甚多愧荷之懇已嘗附狀今者人至又惠宋公碑二本事

蹟辭翰可令人相慕張迪碑並八關齋記此之所有聊

答厚賜某皇恐

又 同前

某啟冬候凝寒伏惟某官尊體動止萬福十二日所遣人至伏承賜書誨諭勤勤且榮且感嗣以近製石本俾之拭目信所謂未有不求而得之者則前之干請誠不為非也惶恐惶恐公之德業固已偉然於當世矣而今又以文章筆札埀示不朽伏讀展玩之際因思窮邉武

俗耳目乍此炤耀其喧傳驚動宜如何哉後世之見者想公為人魁傑雄偉又宜如何哉說者謂天不以全美賦人某不信也某自夏入秋苦於親疾以故久不脩問謹因人還附此為謝伏惟幸察

又皇祐三年

某頓首啟自夏迄今以老母卧疾營求醫藥加以京東盜賊縱横朝廷督責甚急公私多故遂闕拜狀中間伏承坐職留任亦以無由馳賀但深悚仄而已專人至辱

書為賜具審為朝自重日膺多福邊隅已熟恩信兵民
已安衣食當還廟堂以副公議此非小子之私祝真切
真切富公移蔡亦便親而請也恐却以親疾難於移動
未嘗求徐然此歲滿得徙亦其幸也某再拜

又 皇祐四年

某叩頭泣血罪逆哀苦無所告訴特蒙台念遠賜誨言
雖在哀迷實知感咽昨大禍倉卒不知所歸遽來居潁
苟存殘喘承賜恤問敢此勉述其諸孤苦不能具道秋

序已泠伏冀順時為國自重衷誠所望

又至和元年

其啟伏蒙寵示閲古堂碑三本豈勝榮幸公之德業當施本朝耀青史而刻金石淹留邉郡間暇之餘尚足以為一方故事煥赫塞上竊顧小子亦得列於衆作之間既足為榮亦可愧也感悚感悚范公人之云亡天下歎息昨其家以銘見責雖在哀苦義所難辭然極難為文也伏恐要知

又同前

恭啟近范純仁寺丞見過得覩所製奏議集序豈勝榮幸文正遺忠獲存於不朽亦勸善之道也恭亦為其子迫令作神道碑不獲辭然惟范公道大材閎非拙辭所能述富公墓刻直筆不隱所紀已詳而羣賢各有撰述實難措手於其間近自服除雖勉牽課百不述一二今遂馳以干視聽惟公於文正契至深厚出入同於盡瘁竊慮有紀述未詳及所差誤敢乞指諭教之此繫國家

天下公議故敢以請死罪死罪

又同前

某啟昨日居憂服除便得名乃敢離潁至都見日便乞蒲同朝旨俾留遂領銓覧尋以引人事遽出同州入辭之際恩旨又留且領殘書既而遂被兹命孤拙多艱無所補報屢招論議常黷上聰寵禄難忝若何為效恐終碌碌以為知己之羞久不拜狀出處多滞故敢畧序苊公碑如所教悉已改正但候橋川檢得希文奏議實在

賊界恐知之其又上

又同前

脩啟昨自服除名還闕出處不定皆由蹇拙使然諒惟悉察自忝此職嘗於遞附啟為謝其衰病鬚鬢悉白兩目昏花豈復更有榮進之望而天下責望過重恨無所為進不能補益朝廷退不能一作得決去恐碌碌遂為庸人以貽知己之羞爾夙夜愧懼不知何以見教願聞誨勤之言真切真切

師魯及其兄子漸皆以今年十二月葬某昨為他作墓誌事有不備知公為作表甚詳使其不泯於後大幸大幸范公表已依所教改正只是大順時撿得希文當初奏議是在賊地中伏恐要知

又 嘉祐元年

某頓首啟秋暑尚繁不審三司尚書尊體動止何似伏覩制書以天下之計資天下之才雖未足以施夔稷一作契之業致堯舜之道以興至治以副具瞻而天災水旱

之時民困國貧之際上有以寬旰食之憂下有以救饑寒之急此縉紳之君子閭巷之愚民所以聞命之日欣歡鼓舞而引首北望惟恐來朝之緩也修言不足信於人才不足用於世事有不得已而未能引去徒與衆人同其喜慰伏計大斾即日在塗伏惟為國自重謹奉啟咨候不宣脩頓首再拜

又 嘉祐三年

某頓首啟自明公進用雖愚拙有以竭其思慮效萬一

裨補之而久無一言甚可責也今竊見國子監直講梅堯臣以文行知名以梅之名而公之樂善宜不待其言固已知之久矣其人窮困於時亦不待其言而可知也中外士大夫之議皆願公薦之館閣梅得出公之門一美事也公之薦梅一美事也朝廷得此舉亦美事也其不敢以一言而讓三美故言之雖公而不敢洩公賜擇焉惶恐惶恐

又嘉祐治平間

綦啟兩日不奉晏言豈勝瞻系伏承台候稍爾愆和不審晚來起居何似氣脈小小留滯微行必遂清康旦夕拜見且此拜聞

又同前

綦頓首啟數日不奉餘論伏承台候微傷風冷喜已康和秋暑尚有殘歊更冀時加精攝無由咨候賓次謹勒此馳啟上問過旬休必獲瞻奉茲不盡區區

又治平元年

某啟不奉顏色忽已經旬霜寒伏惟台候動履清福竊承表啟累上聖意決不少疑量斯勢也似非辯說可入莫且當勉屈高誼兼副中外人情否某衰病最宜先去者尚此遲疑矧公繫國體重豈可輕議昔人歎好事難必成皆此類也旦夕瞻近姑此以道愚見幸高明裁察也惶恐惶恐

又 治平元年

某啟晚來大丞台候萬福辱簡誨俾撰先令公真贊前

世文人喜為聖賢記述葢欲自託以垂名矧盛德清芬備載史牒但恐衰病久廢筆硯不能稱道萬一當試勉彊以應嘉命值夜草草

又 同前

某啟承教俾作魏國令公真賛屢日捋思不勝艱詘葢以鉅德難名非委曲莫究萬一而滯於簡拙遂至窘窮實辱嘉命惟負慚恐勉自録呈

又 治平缺年

某啓某以私門薄祜少苦終鮮惟存二姪又喪其一衰晩感痛情實難勝仰煩台慈特賜慰卹豈任哀感之至酷暑復盛伏承台候萬福來日參假當奉言侍謹且附此叙謝

又 治平訣年

某頓首啓不獲瞻奉忽復數日秋暑伏承台候萬福某以餘毒所攻頸頰間又為腫核第以不入咽喉比前所苦差輕旦夕欲且勉出重煩台念特賜存問不勝感愧

區區謹奉此叙謝

又　治平缺年

某啟不獲瞻見等閒數日餘暑尚繁不審台候動履何似竊承有外訃之戚方此炎熾伏冀節損悲悼為朝自愛無由馳謁門屏謹奉此陳慰

又　治平缺年

某啟至日不獲展慶不勝馳情伏惟履長納吉為國耆老永副中外之具瞻某所苦悉已平蓋得節假中飽於

將理尚煩憂恤手筆存問其為感激併留面叙人還粗

布萬一

又 治平熙寧年

某啟日夕風凜伏喜台候萬福重辱手誨仰認意愛之

深某所以欲速出者蓋家居不遑安爾謹當更與醫工

審議昨亦有一劄乞更寬數日皆寂然所以尤難安處

或因方便特為略言及宣勝大幸承諭曾見與叔平簡

拙疾更不復云惟乞不賜憂軫惶恐惶恐

又 治平四年

某啟不侍台席忽復彌旬經節伏承動履清福杜門俟命已上三表便值休假方欲旦夕馳布懇誠于左右忽辱惠（一作誨）翰感慰兼深某去就之際不惟果於自決而相知者皆勉以必去不疑亮公見愛素深意必不殊也此來賴君相之明為之辨别皎然明白中外無所疑惑矣則某之引去不嫌稍速所推恩禮不必過優使災難中遂逃禍咎而保安全於始終蒙德不淺矣區區所欲

述者此爾伏惟幸察

又 治平四年

某啟早暮遂涼伏承台候萬福昨日辱以相臺園池記為貺俾得拭目辭翰之雄粲然如見衆製高下映發之麗而樂然如與都人士女遊嬉於其間也榮幸榮幸晝錦書刻精好但以衰退之文不稱為慚而又以得託名於後為幸也衆篇一時盛事往往佳作咸得珍藏豈勝感愧昨夕偶數客坐中不時布謝惶恐惶恐謹奉此咨

啟

又 嘉祐八年誤貢此

某頓首啟板橋忽遽攀違忽復旬浹氣節遂爾寒凝伏惟台候萬福龍旌即路幸此晴明然而跋履之勞事務叢委竊計倍煩神用更乞為朝自重以副傾依下情區區

又 治平四年

某啟冬序始寒不審台候動止何似竊承懇請之堅遂

解機政處大位居成功古人之所難公保榮名被殊寵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讒謗自止過於周公遠矣然而朝廷慮則元老遂去私自計則孤危失恃此不能不惘然爾其他區區非筆墨所可既惶恐惶恐

又同前

某啓自承遂解政機出領便郡尋奉拙記計已通呈遽審殊命優禮悉已懇辭又當馳賀也某藏拙於此幸亦優閑而衰病侵攻略無寧日歸心愈切然素許亦稍有

緒也竊計大旆非晚啟行無由瞻望寒中伏冀為國自重區區不宣

又熙寧元年

某啟東州難得酒村郡醞不堪為信惟羔羊新得法造又以傷生不能多作然謂一無此字其味尚可少薦樽俎輕瀆台嚴惶恐惶恐

又熙寧二年

某頓首嚮嘗以拙惡應命深愧唐突乃蒙不鄙以之刻

石得子履鉅筆錯之佳處因公勝迹託附之傳其為榮幸多矣感惕感惕某近秋冬以來目病尤苦遂不復近筆硯小詩亦不曾作心志蕭條但思歸爾承諭臟腑多不調更乞節慎飲食酒能少戒尤佳某一向不飲遂不復思無由少侍談席區區不布萬一

又 熙寧二年

某啟專使至獲捧台翰伏承經寒動止萬福下情欣慰某以病目艱於執筆稍闕拜問其為傾嚮之勤則未始

少息也某幸東州歲豐事簡居已踰年已再削乞壽陽
益陳蔡勢難乞惟壽近頻亦便於歸計爾益遠旌棨新
春伏惟為國保重

又 熙寧三年

某頓首啟近昨過鄆瞻望留都纔三四驛因假急足拜
問粗布區區不謂遠顧專介直走淮濵誨諭勤勤仰認
意愛兼審秋寒台候動止萬福下情豈勝感慰脩過潁
少留以足疾為苦不久勉之官守情悰索然素志未遂

其餘鄙冗莫道萬一惟乞為國自重以慰具瞻

又同前

某啟某去秋留嶺月餘嘗因急足還府附狀自爾勉力病軀祗赴官所忽忽遂見窮臘即日凝凛伏惟鎮撫之餘台候動止萬福某昨蒙上恩察其實為病瘁得蔡如請土俗淳厚本自閒僻日生新事條目固繁然上下官吏畏罰趨賞不患不及而老病昏然不復敢措意於其間若郡縣平日常事則絶為稀少足以養拙偷安佚日

而去爾甚幸甚幸荷公見愛之深欲知其如此爾歲暮雪寒伏乞為國加愛

又同前

某啟立朝雖久忝冒實多而未有卓然可稱於人者蒙公愛念贈以嘉篇語重文雄過形褒惜何以克當但秘藏榮感而已拙句唐突大匠出於勉彊慚恐慚恐某自至蔡遂不曾作詩老年力盡兼亦憂畏頗多冀靜嘿以安退藏爾

又　熙寧四年

某啟近嘗奉記粗布區區竊計已拔几格專使忽至特枉親翰伏承經寒鎮撫之餘台候動履萬福豈勝感慰之極某衰病如昨年老憂畏旦暮未去間俛默苟偷如前書所述爾忽忽又見新春惟乞為國愛重以副中外瞻倚之望

又　同前

某啟辱貺齊醞尤為醇美第小邦鮮嘉客老病少歡意

不得如侍台席時豪飲之量爾可歎可歎近以序傳拜

呈麈浼聽覽葢嚮在潁因欲遂留而當權者猜忌聊以

自觧爾進退之間其難如此可懼也千萬保重以慰勤

企

又 同前

某頓首再拜近急足還府奉狀粗布謝懇新正令節限

以官守無由一厠賀賔之列元勲柱石神明所相百福

來臻春氣尚寒伏惟為朝愛重上副眷倚下情祝頌之

至

又 同前

某啟昨承寵示歸榮等五篇刻石俾遂拭目豈勝榮幸唐世勲德鉅公為不少而雄文逸翰兼美獨擅孰能臻於斯也某以朽病之餘事事衰退然猶不量力不覺勉彊者竊冀附託以為榮爾見索拙惡不能藏黙謹以録呈慚罪慚罪某又上

又 同前

某啟向嘗輒以拙詩塵浼台聽尋蒙特賜寵和不惟以慰寂寥而雄文大句固已警動人之耳目屬閒居杜門難偶信便遂稽布謝豈勝感幸愧恐之至也因王郎中詣府的便少道萬一

與富文忠公 彥國　天聖明道間

某頓首白彥國自西歸於今已踰月無由一致書葢相別後患一大疽為苦久之不暇求西人行者然亦時時有客自西來獨怪彥國了無一書又疑其人不的於段

氏僕夫來致幾道書此人最的宜有書又無然後果可怪也始與足下相別時屢一作累累邀聖俞語謂書者雖於交朋間不以疏數為厚薄然既不得羣居相笑語盡心有此猶足以通相思知動靜是不可忽茍不能具寸紙數行亦可易致則可頻致猶勝都不致也當時相顧切切用要約如此謂令別後宜馬朝西而書夕東也不意足下自執牛耳登壇先歃降壇而吐之何邪平生與足下語思欲力行者事何限此尺寸紙為俗累牽之不能

勉強嚮所云云使僕何望哉洛陽去京為僻遠孰與絳之去京師也今尚爾至絳又可知矣自相别後非見聖俞無一可語者思得足下一書不啻饑渴故不能不忉忉也秋暑差盛千萬自愛

又嘉祐元年

某啟暑雨不審台候何似有蜀人蘓洵者文學之士也自云奔走德望思一見而無所求然洵遠人以謂某能取信於公者求為先容既不可却亦不忍拒輒以冐聞

可否進退則在公命也

又 嘉祐七年

某啟慰疏已具如别春候暄冷不常不審孝履何似伏惟以時順變徇禮節哀上副人主之眷懷下為士民自重某自叅乏東府忽已半歲碌碌無稱厚顔俯仰尚思一有論報而去然勉強庸拙不知所為苟終止若斯顧亦安能遅久不待彈劾當自為計也未知尚有可教否無由瞻近豈勝下懷時事多端伊洛過客相踵必有能

道其大概者其他委細亦非筆墨可殫也謹因遣人萬
不布一某又拜

又嘉祐八年

某頓首啟近馳賀䘵少布私誠伏承大旆已及近郊道
路盛暑竊審台候萬福實慰區區瞻跂之勤朝廷新有
大故時事多艱舊德元臣與國同體馳騎奔走不惟出
處之節得宜與來者為法康時濟物愚智所同有望於
馬首之來也餘如前書所述也旦夕當得瞻見顏色第

因張師遠行不可無書謹奉手啟咨問

又　同前

某啟忽承手誨以屢辭新命未得請俾有所開陳敢不如教然愚竊以公自元宰還首西樞懇請而從則恩典未見其過但公以避災為意思欲深自退抑此與上待元老之意本不相為謀也亦竊見初一劄自後更不降出上亦未嘗語及豈非事已決定無可商量邪若德音有所詢當具道如所教也秋涼喜承台候萬福謹奉此

不宣

又 治平二年

某啟餘暑未祛伏承台候動履清福人至辱賜簡豈勝感服自公在告為常制所拘不得時伸候見固以為恨今者大旆當西不一造門下竊意不近人情兼料諸公意必同此所以雖承誨勒未敢聞命也皇恐皇恐人還謹此不宣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四千四百三十 集部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宋　歐陽修　撰

書簡第二

與晏元獻公 同叔　慶歴七年

某啟孟春猶寒伏惟判府相公尊體動止萬福前恩足自府還伏蒙賜書爲報且承臨鎮之餘日有林湖閒燕之樂此乃大君子以道出處之方而元老明哲所以爲國自重之意也幸甚幸甚有魏廣者好古守道之士也

其為人外柔而內剛一作內剛而外柔新以進士及第為滎陽主簿今因吏役至府下非有它求一有也字直以畀賤不能自達欲一趨門仞而已伏惟幸賜察焉不備某再拜

又皇祐六年

某叩首孟春猶寒伏惟留守相公大學士動止萬福某罪逆不孝不自死滅猶存喘息自齒人曹近者輙以哀誠具之號踊台慈軫惻憐念孤窮亟遣府兵賜以慰荅有以見厚德載物無所不容求舊拾遺雖僻不棄捧讀

感涕不知自己内惟孫賤受賜有年豈獨玆時乃爾忉怛益以感激臨紙發於其誠而不能止也留務清閒伏惟上為邦家精調寢饍下情區區謹因人還附以叙謝某再拜

與杜正獻公 世昌 慶歷五年

某頓首啟仲夏毒熱伏惟相公閤下尊候動止萬福某蒙國厚恩任責尤重殆此朞歲曠無所聞不惟上辜陶鈞實亦慚愧知己瞻望門館豈勝區區然自東藩下車

已累月而尚稽修問左右之禮葢其進不能為朝廷辨邪正而使讒言勝於公議退亦何所述其私焉用此彷徨非懈怠也伏以大臣出處自繫時事惟望為國自重以享多福卑情不任禱頌懇切之至謹奉啓起居伏惟

幸察

又　慶歷八年

某啓仲夏毒熱不審相公閣下尊體動止何如某昨嘗

恩自滁徙揚揚古名都嘗多鉅公臨治憶為進士時從

故胥公自南還舟次郡下遊里巿中但見郡人稱頌太守之政愛之如父母其時尚未登公之門然始聞公之盛德矣因竊歎慕不已以為君子為政使人愛之如此足矣然不知公以何道而能使人如此又不知使巳他日為之亦能使人如此否是時天聖六年冬也去今幾二十年而幸得繼公為政於此以償夙昔歎慕之心而其材薄力劣復何能為徒有志爾相公道德材業著于天下一郡之政不足多述因小生之幸遂以及之聊陳

始末不覺言繁恐悚恐悚拜見末由伏惟為國自重

又 皇祐元年

某啟孟秋猶熱伏惟致政相公閤下尊體動止萬福昨者某以目疾為苦自揚州來頹至此經時闕於奉狀蓋以目疾（一作目病）無悰私門多故然其企望門館何日而忘頃自去冬子美之逝賢人不幸天下所哀伏計台慈倍深痛悼某年方四十有三而鬢鬚皆白眼目昏暗慈母垂老羸病厭厭身世若斯國恩未報每以自念慨然興

嗟知遇至深敢兹瑣碎惶恐惶恐秋暑未退霖雨為災伏惟順時倍加保重畀情所望不任區區謹奉啟起居

又同前

某頓首啟季冬極寒伏惟相公閣下尊候動止萬福某幸得守官近郡當時欲奔走候問起居而自秋以來老毋臥病郡既僻小絕無醫藥逮冬至之後方得漸安由此踰月曠闕書啟之禮蕞爾小子蒙德有年瞻望門墻何日而已伏願順時自重以迎遐福以隆壽考畀情不

勝區區謹奉啟咨問

又 皇祐四年

某啟前月初專於郡中借人拜問不謂至今不達必以大水為阻急足至伏喜秋來台候萬福得賛善書承頗多故亦云微恙今必已平康諒煩台慮也寵示寄君謨唱和詩并梅書豈勝珍荷梅君困窮晚遇真知不為否也某此尚活但葬事未有涯大事惟此固難容易自秋來忽患腰脚醫者云脾元冷氣下攻遂勉從教誨食肉

古人三年不食鹽酪誠有愧也不孝不孝延陵葬子孔子猶往觀之蓋君子於哀樂喜怒必有可觀以為人法也今世士人居喪不及處多風俗久弊恬不為怪心常患之不意自犯名教然存身亦以奉後此嘗竉誨之意也苟見憂愛至深不覺言多死罪死罪某上

與曾宣靖公 明仲 慶歷五年

某啟山郡僻寂習閒成懶凡於人事幾廢絶前者送起居院文字人回特沐手誨違别茲久伏承德履甚休可

勝慰浣其居此雖僻陋然奉親尸禄僥幸至多愚拙之心本貪報國招仇取禍勢自當然然裨補未有一分而緣其之故事起多端有損無益可為媿歎今而冒寵名飽食自便何以為顔也未期良會冬冷保重

與吕正獻公 晦叔 皇祐二年

某啟别後人還兩辱書暑中喜承寢味多福某十三日受命與孫公易地此月下旬當行効官不憚宣力茍為公家何所不可若區區應接人事以避往來之謗秪恐

違其天性難久處也西湖宛然再來之計不難圖而與賢者共樂知其不可得也秋涼惟冀保重

又 熈寧缺年

某啟某以衰病之質幸此優閑中性易習遂成懶惰緍審召還禁林固與士大夫同其慶抃而久闕馳誠恃知之厚必不罪其踈慢也辱書重增感愧末涯瞻迩漸寒為國自重

又 熈寧三年

某啟養拙東州久自藏縮加之病苦廢事遂闕拜問比者得請淮西道出治下方俟及軀奉狀行次南郡一作都遽辱賜教其為感愧何可勝言仍審坐鎮之餘動履多福某衰晚之年蒙上信其實病不以避事為責而從其所欲恩出萬幸何感如之餘不復云皆留面布

又 熙寧五年

某啟晴陰不常不審動履何似前日四望一賞羣芳之盛已而遂雨古人謂四樂難並信矣十三日欲枉軒騎

顧訪葢以草堂僅成幸一光飾之爾謹此咨布餘留面叙

又 同前

某啓昨晚辱教答承齒疾尚未平若苦不敢勸酒莫可略枉顧否葢欲少接清論不主於酒食物亦令減滋味也矧兹疾某亦嘗苦每蒙寛假也更此咨啓

與程文簡公 天球 皇祐缺年

某啓哀誠廹塞不敢時通記問蒙存録過厚荷知有素

不當煩述也賤累往來鎮下特承差人送至及勞賜裯重衹以愧感佳釀拜惠甚頻增靦增靦衰病咫尺未由號一作見依戀依戀就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啟依戀之懇略布具前大暑中特煩眷接累日連夕不見勘色私懷感著非一二所可陳舟行病酒累日不解府人屢還皆不能奉啟繞過長平遂苦大熱比及都下俗狀益勞瞻想清宴其可再得餘當續具咨目

玆少叙依依不悉

又至和二年

蒙頒寄佳醞感愧非一京師日苦俗狀無復清思臨觴之樂未始有之思去歲留奉清歡不覺已朞年矣柳湖陳之甘棠思有所頌述以遺陳人為他日故事以彰公之雅志不惟拙訥直以多事忽忽殊所不暇秋涼必償素願得次詩榜之末亦大幸矣

又同前

其啟昨得請淮西方作書乞舟謀出府下箕得一奉言色私懷喜幸何可勝言而改職未謝恩旨復留孤拙無庸於時何報進退遑遽莫知所為重以屢煩朝聽未敢輕有所陳靦顔周行碌碌而已荷公愛顧非比他人出處之節不敢自默時事日新未知如何區區非紙墨所布也秋熱惟乞以時為國自重

又 同前

其啟忽忽久踈奉問近以被命出疆初緣持送御容須

一學士同列五人皆以曽往遂不敢辭繼以虜中凶訃

義益難免然冐風霜衣皮毛附火食氈皆於目疾有損

亦無如之何比者當馳問示諭柳湖嘉致誠願有所述

以姓名附見為榮北行馬上當得抒思偶祕書歸省顧

治行計随分牽率鄙懐不能盡萬一

又至和元年

某頓首伏承台誨欲使撰述先公神道碑豈勝愧恐某

才識卑近豈足以鋪列世德之清芬然蒙顧有年義不

得辭其如大懼不稱所使以辱執事是用進退惕然餘當詣節下受教舟船荷德無已

又同前

某啟辱賜問並録到贈告屢煩台聽悚仄可知所要碑文今已牽課衰病無悰言無倫理不足以揚先烈愧汗而已某自病起益疲不能復舊豈遂衰邪碌碌處此思去未果但思明公柳湖春色不得陪後騎為恨爾大用猶稽時事多端思見舊德物論如此非諛也未間樽俎

為適亦有嘉趣臨紙區區不能盡惟冀為國珍重

與孫威敏公 元規 皇祐四年

某僦居西郊苟活無求於世號奉几筵而已諸事無便不便也幸無恤秖如卜葬茫然未有涯然汲汲須於明年了却某邇來目昏略辨黑白耳復加重恐知之西行漸相遠哀苦中瞻望依依范杜二家之子不歸京西此不足怪人事就易爾仕宦子孫多在北古賢亦皆如此不以去就為輕重也某亦不恐以先妣有歸子孫以遠

不得時省墳墓也哀切哀切

又 同前

某叩首急足自徐還辱書承以七月首塗大旆遂西即日秋暑伏惟台候萬福昨日范公宅得書以埋銘見託哀苦中無心緒作文字然范公之德之才豈易稱述至於辨讒謗判忠邪上不損朝廷事體下不避怨仇側目如此下筆抑又艱哉某平生孤拙荷范公知奬最深適此哀迷別無展力將此文字是其職業當勉力為之更

須諸公共力商確須要穩當承公許作行狀甚善便將請謚議官文書有司據以為議大是一重公據請早揮筆秪見行狀亦當牽率為之也入對少留應當西邁殘暑千萬保攝時乞惠問以慰孤窮

與蘇丞相 子容 同前

某啟哀窮茍活奄及仲秋孤苦之心何以自處昨急足還府嘗奉號踈必達秋涼寢味如何昨聞入京今必歸府某此幸幼賤如常相見未涯禦寒保愛因人奉此不

次某再拜推官即學士執事八月五日狀

昨大禍倉卒離南都來不記料錢券歷何在後來須繳納省中不知省中曾催否是王仲文手分託與問之

又同前

某啟近急脚子還嘗奉訊專人至辱書審秋寒以來體況佳福修苟自存活諸況前書具之此不繁述贓利極苟掛意前者為料錢歷子承封送王仲文等狀葢當時作書誤寫本為添支歷爾更說與問看記得當時離南

都時似繳納了恐未曾繳時須要見歸着也此中尋來並不見故也更為王渭州織紗如何亦告因書批及見解牓喜賢弟被薦歲杪多愛其再拜職田絲十二兩有公文却送還府

又皇祐五年

某啟近累累辱書承夏熱幕中清勝某居此以來事緒累次書内應悉但卜葬心欲速了而事未有涯絕無人相助又無弟姪可使者茫然中心未知所措吾弟替期

應亦不遠公租極小事煩挂意悚悚芶圖存活所須至鮮然有不得已處也窮居危坐病目眊然無以度日又為一妹喪夫惸然無依居處相遠力未相及添此一重煩惱爾人還迻作書回謝事多未能子細思渴思渴

又疑

某啟晴色可佳必遂出城之行泥濘竊惟勞頓清明之約幸率唐公見過喫一椀不托爾餘無可以為禮也專此不宣

又疑

某啟雨晴便苦客多牽强攀和盛篇已不能如韻實愧於詩老也早來承見問所聞再三疑慼不審何事彼有所傳幸以為示也為客在門前守定寫簡不成悉之

又疑

某啟拙詩趂韻有梅二之業病無其工也早來許行香後見過何為復輟所欲示者何事來日能見顧否行香後乘涼枉駕作一盂飯奉待却有絶品茶數種可試若

所説事不妨時幸就近約介甫同來爲幸惟以方上號請告不敢聚飲爾其他並無害批示某再拜

又 治平四年

某啟近嘗奉狀急足還並遞中併捧惠問所以慰誨存恤之甚厚兼審經暑動履多福乃誠瞻嚮欣感可量汴流駛激承使舟即日東下得與民吏奔走道左豈勝馳情謹先奉此攀迎伏惟幸察不宣

又 同前

某啟某以孤拙蒙上恩憐予之一州俾養衰朽又得在使部遂依公庇頊安危心豈勝天幸某至此已數月幸歲豐盜息民事亦稀蝗蝻不多隨時撲滅承齋舲下汴首及弊封當得親受約束面布懇誠謹因迎逆人行姑此上問尊候不宣

余皇祐庚寅歲為南都從事會樂安公來守留司以余乃昔所舉送進士待遇特厚府中之務皆以見屬嘗謂余曰愛君至誠喜得共事故事事奉諮必不憚

煩也又嘗親書余考牒曰才可適時識能慮遠珪璋粹美是為邦國之珍文學純深當備朝廷之用又其所遺書簡往往指事詰難盡其底處余亦荷其知照於論議閒纖悉無隱前後諸帖雖祕藏之或為親識攜去者多矣今聞公薨謝感舊愴懐不能已已因索巾褚尚得數十帋命工裝背庶幾藏於久遠爾熈寧五年十月廿五日東陽郡思堂丹揚蘇頌子容題

予在樂安幙府二年日接論議聞所未聞府事之外

則章奏書疏悉以見託至於私家細故亦多詢其何如故其簡札丁寧委曲雖至親亦不過如此自公之薨予每與親舊語言未嘗不及之抑其風尚之可懷故彌久而不能忘也蘇頌子容題

與王文公介甫　嘉祐缺年

某再拜相别忽焉遂見新歲中間嘗一得附書其如忽遽不盡鄙懷於今猶以為恨雖然遂使不忽遽區區之懷亦不能盡也賢弟來得相見備審動止即日春寒奉

太夫人萬福喜慰無限賢者不能留之朝衰病者不得放去皆失其分歸咎何所某自新春來目益昏耳亦不聰大懼難久於筆硯平生所懐有所未畢遂恐為庸人以死爾其他細故不足道惟奉親自愛

又嘉祐三年

某啟近託揚州附書必達自拜别無日不瞻企秋氣稍涼伏惟尊候萬福毗陵名郡下車之始民其受賜然及侍親為道之樂日益無涯矣某快快於此素志都違諸

公特以外議為畏勉相留古之君子去就乃若是也呂惠卿學者罕能及更與切磨之無所不至也因其行謹附此咨起居

又 嘉祐元年

近得揚州書言介甫有平山詩尚未得見因信幸乞為示此地在廣陵為佳處得諸公錄於文字甚幸也賢弟平甫秀才不及别書愚意同此前亦承惠詩多感多感

與韓獻肅公 子華 嘉祐六年

其啟多日思致問近見發遣使臣來請公用物呼渠欲附書待之終不至遂以稽滯不審秋涼所履何似其碌碌無所稱遂為朋友之羞第以體雖輕發當更小忍慚爾君謨自南歸瞻然一翁但喜其病渴且止遂當安也仲儀頑健如故惟不能屢相見交游索漠子華豈當久外何時來歸未間因風時枉數字猶足以慰衰病之懷竊冒寵榮不知為樂但覺其勞與負愧爾茶三二種託賢弟致達勿罪少過州早寒惟為時自愛　公儀云謝

禮闈唱和已失二梅可歎可歎

與韓門下 持國 至和二年

承已受命未克馳賀蓋以治行徒居日併韋率也陰雨體況佳否小詩幸同作以送介甫因出見過思仰思仰

某再拜 十三日 何時可入史院幸先示諭為望

與吳正獻公 沖卿 嘉祐六年

某啟奉別忽見新歲辱書承經寒動履休勝某以孤拙之姿不求合世加以衰病心在江湖久矣此友親所共

亮之也茲者遽叨誤選實出意外任責已重而無素蘊不敗何待見愛深者但可弔也不然何以教之惶恐惶恐新春保愛以副瞻祝某再拜

又 嘉祐八年

某啟公私多故久闕奉狀辱書承經暑動履清和併深慰戀近審將漕京西但欣接部過都當遂瞻見亦承曾有章奏必難遂高懷莫且勉就否某自春涉夏以小兒女多病不無憂撓加以待罪碌碌不知所為情緒蕭索

無復前日惟握手一笑庶幾尚慰衰殘豈勝企望也未

間盛暑為時自重人還草率為謝不宣

又 同前

某啟公私多故稍闕致問自因山赴役事非素料每見

奏削足知勞慮也亦承邇來頗有倫緒諒非精敏不能

濟也某以衰朽謬膺器使當此多艱未知何以免於罪

戾也即此衰病之餘與兒婦輩各安恐知

又 治平四年

某啟違遠台席忽復更時秋暑尚繁不審動履何似某向以孤危之迹當羣論汹湧之時獨頼至公過以清議保全至此恩德可量赴職以來日享安逸兹為受賜不淺矣乃情傾嚮豈勝區區惟冀以時為國自重

又 熈寧四年

某啟感激之誠已具前幅某十七日受命行裝素具適值久雨積水為阻三五日始遂東歸某此來恩數出於望外然猶有私門合乞恩澤上煩朝廷幸乞留念一作意

葢他門不敢言恃以親契惶恐惶恐某又上

又 治平元年

某啓多故稍闕致問辱書感愧新正竊承動履休福貴眷各安某與兒婦等幸如宜第苦殘衰齒牙揺脫飲食艱難殊無情況爾京西忽已踰年承見諭謹當誌在下懷也過年賔客書題奎集日益區區修報草率不以為罪春和惟以時慎愛

又 熙寧五年

某頓首啟某田野之人自宜屏縮而況機政方繁猶蒙曲記其生日貺之厚禮仰佩眷意之篤感懼交并某以衰病退藏人事或不能勉力交親必賜容恕謹此以代布謝之萬一

又 熈寧五年

竊承懇章屢上而中外瞻矚方切恐未能遽遂高懐也近叔平自南都惠然見訪此事古人所重近世絶稀始知風月屬閒人也呵呵有會老堂三篇方刻石續納見

子在宅叨聒感愧感愧

與吴正肅公 長文 嘉祐二年

某啟前日齋所却成叨聒累日宿齋不易承手教存問雨勢不減去年弊居上漏下浸壓溺是憂更三數日如此當須奔避皇皇不知何適為可居京師其況如此奈何奈何承惠奇物遠來更要新如何可得也呵呵感著感著人還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再拜累日不瞻奉渴仰可勝酷暑中丞氣體清適某自初旬内嘗冐熱赴宿為暑毒所傷絶然飲不得加以腹疾時時作遂在告數日前下膀子欲見以虚羸未任遂復中止更三五日當出承手教存問感慰感慰謹此奉謝

又同前

某啟在告累日不獲瞻見尤所企渴辱教承餘寒體氣清佳衰病極不自勝左臂疼痛繫衣揩笏皆不得懇告

諸公幾乎乞骸也何暇復顧外論如何哉承見諭感仰感仰乍出事叢草草不悉

又 嘉祐四年

某啟承奉祠齋宿喜體候清休某叅假方三日左眼臉上生一瘡疼痛牽連右目不可恐旦夕未止又須在告屢廢職事豈得安穩諸公不諒未肯令罷奈何奈何承惠佳篇甚釋病思和得納上目痛甚書不得匆詎

又 同前

某病中閒得觧府事如釋籠縛交朋聞之應亦為愚喜也請外又須更作一節般挈上下重以為勞數日卜居稍定遂得從公游矣拙詩取笑

又

此帖乃是嘉祐三年二月誤寘於此

某啟一兩日不奉見伏惟體候清佳孫明復春秋文字知在彼傳録欲告借一兩冊或彼中已寫了者若或未寫到者皆得此中一二筆吏閒坐必不久滯某遂赴班荆忽忽五七日不相見謹此不宣

又 同前

某啓昨日聖俞處見一篇又辱寵示其鋒豈易當也然自此極有工夫却歸人道上也呵呵云百司者尚未見報來不知的否某已有秘閣唐書便更無兼局亦情願臉瘡未愈未得奉見區區不悉

又 同前

某啓昨日奉見偶忘咨聞爲親戚喬孝本避嫌當易局乞早與施行況武平郎君例甚近幸冀留念前時亂道

數篇必已寵和專令咨請望付人也忙不詳悉

又同前

某啟在告久不瞻顔采頃涼伏計德履康裕某病體得涼漸愈思欲朝參以奉言晏而假故須初三日方可出昨見新制京朝官不自下文字令審官舉行磨勘朝士唧唧皆為不便某亦思之有數節未便益為害甚廣然不知長文曽留意否始初莫與建議否欲有所陳未敢先此咨問幸思而見教

又 嘉祐六年

朞啟自大旆東出忽復踰時春氣猶寒。竊承動履清勝。前約臨行少留會話終不克遂至今為恨東土雨雪不愆年豐俗阜為郡之樂想亦無涯朞衰病日增勉強碌碌卒無毫分以塞咎責奈何奈何前日賞花釣魚獲侍清宴自景祐三年逮今二十六年獲見盛事獨恨長文不在爾嚮暑政暇惟以時自愛因風惠問以慰瞻渴

又 治平二年

其啟以公私多故久不奉疏秋暑伏承孝履支福賢郎來因得聞動靜粗慰瞻企然而倚廬遠去城邑飲食非便亦承臟腑不調諒出蔬食所致某向居憂於潁每每因食素生疾遂且食肉然服除半歲猶未平復此在典禮亦當從權前時傳侍講還朝尤病甚有羸色久之方復公奉侍慈顔尤當勉彊間食少葷味以養助真氣交舊奉祝惟此為切餘不煩言也亦知室居稍亦完緝嚮寒更冀節哀慎護以副瞻祝

又 治平元年

朞自春末家中疫疾深夏甫定遽此水災驚奔不暇僅有餘生入今年來兩目昏甚屯滯百端直以京師饑疫復此水患上心憂勞正當竭力未敢請外其如無所裨補其責愈深奈何奈何賜茶數餅表信然亦不宜多飲也

又 熙寧元年

朞啟暑伏已深不審台候動履何似倚赴職已旬餘幸歲豐盜賊衰息地僻人事稀簡蹇拙之迹臨禍獲全荷

德已多而又假以寛閒之處俾養衰病之餘其受賜亦不淺矣昨過潁尾簽十五六年不到矣而風氣之變物産益佳巨蠏鮮鰕肥魚香稻不異江湖之富故亳雖名郡而歸思不可遏也固不待巢成而斂翼矣公方上副聖君眷委之重下為善人良士所賴惟為國自重以副區區不宣某再拜

與蘇丞相子容　皇祐缺年　已下續添

誠如所諭甚善早來所聞是生開者河道云太淺却高

如西面三尺已來更請子細看過或果如此即更須那
工開令深峻方可行水仍云大抵近東河底漸高恐流
水不快千萬且與掛意某兩日拖病來日方可到城外
恐知之某白子容足下

又 至和元年

某自去秋扶護南歸水陸往還四千餘里幸無風水之
恐得遂安祔哀苦中獨力粗如私願其如水往陸還奔
馳勞苦故自春多病僅有餘生中間承改秩名試帖職

末遑為賀亦以哀苦杜門少見人便故也即日供職奉親外氣體休佳某六月當勉從人事未知所向何方相見未可期企仰企仰因人不惜垂問此外珍重某又問哀苦中承示啟事相知何必更如是未禫除稽於復謝諒可情恕也

又嘉祐七年

某啟中間辱書承為政外體履安和近又沐惠問適以合宮大禮前後事叢不時致謝第深感愧也頻城佳郡

足以優賢然當舒發遠大則難久留也未間湖園亦少資清輿其哀病碌碌厚顔已多有名即得引去矣未果談款初寒以時愼愛不宣某再拜知郡子容學士足下
十一月一日

與杜正獻公慶歷缺年　見英辭類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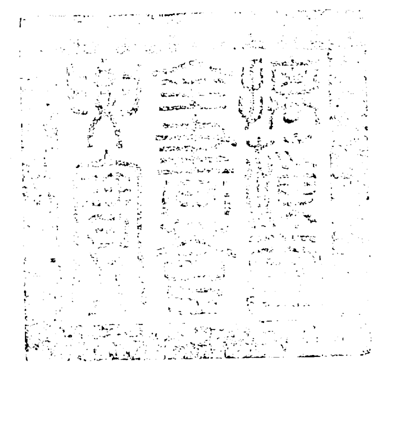
某頓首啓仲秋漸涼伏惟致政相公尊體起居萬福前者所遣人還伏蒙寵賜書答因得備問起居之節進退之宜私心喜幸何可勝道淮南歲旱飛蝗羣下來自淮

泗至秋暑毒不觧不審治汴如何更望順時倍保尊重

又 慶歷缺年 見英辭類藁

某頓首山僻少便闕於脩問伏惟台候萬福進士曾鞏者好古為文知道理不類鄉閭少年舉子所為近年文稍與疑後進中如此人者不過一二閣下志樂天下之英材如鞏者進於門下宜不遺之恐未知其實故敢以告伏惟矜察

文忠集卷一百四十五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劉復善